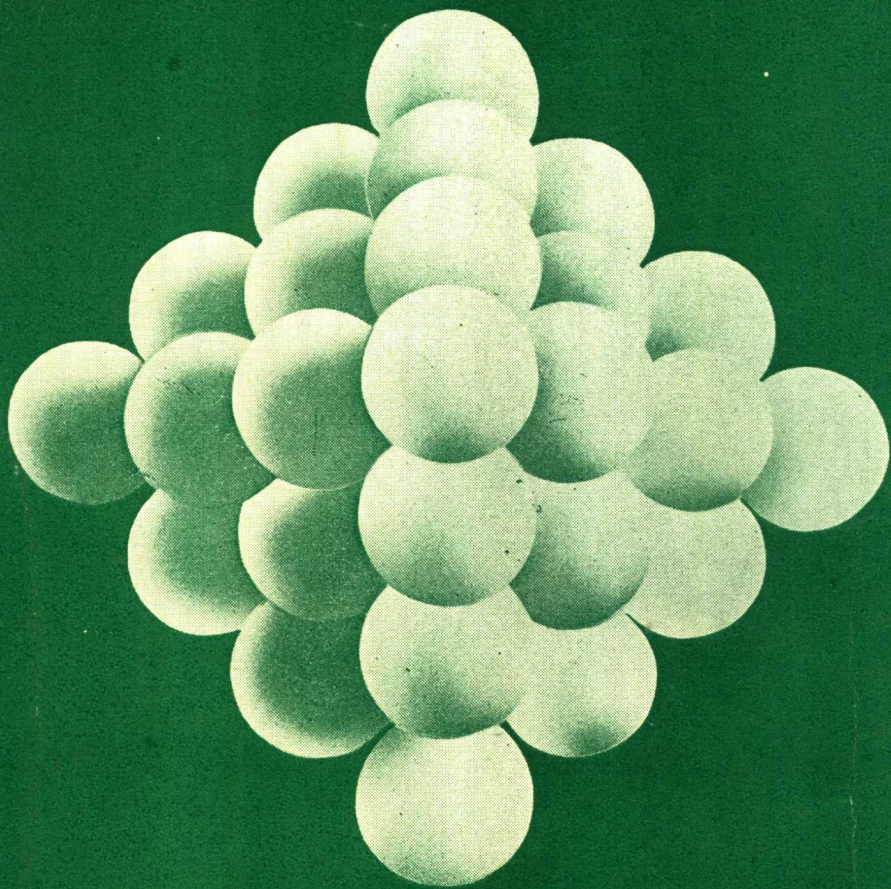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權東吳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



45 刊叢學又新國中

集選自權東吳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吳東權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45

著者：吳東權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永裕印刷廠

地址：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

發行所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長安路一段五六號

地址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地址：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定價：精裝：八〇元
平裝：五〇元

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初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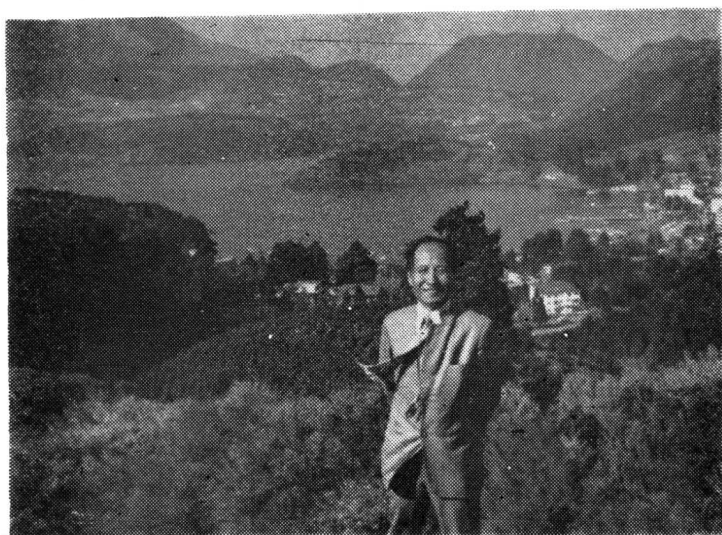


◀ 民國三十八年攝於臺北



▲ 文藝座談會上發言

◀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在日本箱根留影





▲也曾當過地首呢！



◀與文藝界朋友在中國電影文化城留影

彭品光
墨人
蓉子
朱介凡
莫洛夫
吳東權

珊玉集載：「曹娥，上虞人，父溺死於江，不得屍，

年十四，沿江号哭，晝夜不絕声，旬有七日，投江而死。

。度尚為作誄辭，立石。」「吾鄉福建莆田亦有類似之傳說。

：有林姓漢民，出海遇風，船覆而死，不得屍，其七年十

六，在海濱泣号，三日三夜，投海而死，數日後，見女負

父屍，俱浮海離，鄉民感其孝烈，立廟祀之，尊稱媽祖。

大政後來，孝道乃我國數千年之傳統觀念，不~~笑~~論官

宦民家，古往今來，莫不主張「百行孝為先」，在家中能

夠孝順父母，擴而大之，在社會上必能服務人群，秉「人饑

目 錄

素描	生活照片	手跡	自述	年譜	銀絲	望夫雲	蘋果王	夜半貓聲	玉蝴蝶
			一	七	二	四	五	九	一五

作品書目	吃奶的小羊	蜂王號	畫災詩禍	狼牙口	私塾之戀	荔園春色	浮沉
	二九五	二七七	二六一	三三	一六九	一四七	二九

自述

大凡每一個人對於某一項事物的愛憎，客觀環境的影響具有莫大的作用。我之對於文學有偏愛，實在要追溯到幼年時代所接受的教育和訓誨。

我的祖父是受過高深舊教育的士子，由於時代的演進和教育方式的變更，新制學堂代替了舊式私塾，但是祖父仍然主張「開宗明義章第一」要比「來來來，來上學」好些，所以在家鄉祠堂裏繼續主持一個私塾。我從五歲開始就免費入塾，每天背五個字。後來雖然進了新制的小學，但是每逢寒暑假，依然要向祖父的私塾報到，把所有的舊課本如四書、左傳、幼學瓊林、千家詩等都背光了，然後讀每本書中的註解，每天還要做對、題詩。由於我小時候記憶力強，反應也快，祖父格外喜愛，所以也全心全力培育我。可是小孩子開竅得太早也有壞處，自從八歲開始，

我就把精神分散到小說書上去了。記得那一年是母親患病臥床，父親常常拿了一本書坐在床前講給母親聽，我也擠在床頭聽得津津有味。但是父親每次只講一段就不講了，我總感到聽不過癮，就自己翻看那本書。雖然有很多生字不認識，可是我把那些生字跳過去，居然半生不熟地看懂了大意，再把父親所講過的情節前後對照一下，嘿！我就那樣入了小說的迷。那一本小說正是我國家喻戶曉的「水滸傳」。

於是，在我那小小的腦袋瓜裏，囫圇吞棗地、偷偷摸摸地裝進了不少小說：順序是水滸傳、蕩寇志、三國演義、封神榜、西遊記、七俠五義、施公案、彭公案、濟公傳、大紅袍、小紅袍、三門街、精忠說岳……大概幾乎把家裏和鄰居所有的小說書都搜光看盡了，看得頭昏腦脹，臉黃肌瘦，而且把課業都荒廢了。祖父和父母開始嚴格禁止我看小說，我常常爬上荔枝樹去偷看，母親爲了要叫我吃飯，站在荔枝樹下大聲叫喚，我照樣在看我的小說，寧願不吃飯。

幸而後來父親携了家眷離開福建老鄉到外省做事去了，使我擺脫了小說的迷魂陣，而且由於抗戰軍興，父親由於職務的調動，帶了我們奔走於我國西南十餘省之間，使我對小說的興趣轉移到了對各地風光民俗的欣賞。每到一個偏僻的地區，我就和當地的小孩混熟了，而且也進了當地的小學。統計起來，光是六年小學的過程，我換了十五個學校，而且幾乎都不同在一個省份。在當時，那樣經常遷徙奔波的生活的確感到苦不堪言，卻不料那樣的生活體驗竟在我的腦海裏留下

了不少的痕跡，替我後來從事創作的生涯儲備了豐富的素材和背景，而今回想起來，往往還覺得生平未曾走過黃河以北的大平原而感到遺憾呢！

背誦古書、博覽小說、浪跡天涯這三件事開了我的竅，也產生了一股動力，使我後來走向寫作的途徑。

抗戰勝利後，我開始以飢渴者的心情大量吸吮新文學，從國內諸大家的名著到世界各國的名著翻譯本，不論厚薄好壞，能借到的就借，能買的就來買，完全像個飢不擇食的餓鬼。卅五年來了臺灣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升學，父母都不在身邊，沒有人再來禁止我看小說了，真是擺脫了監視的囚犯一樣，還我自由之身，一天一夜可以看完一本徐訏的風蕭蕭，兩天兩夜可以讀畢一部左拉的娜娜，簡直成了書獃子。當時我對那些作家，的確是萬分的崇拜，因此內心裏就時常湧起這種幻想：如果我也能寫作著書，那該多好！

有一天，我的神經病發了——居然壓制不住內心那股躍躍欲試的衝動力，步了岳飛滿江紅詞句的韻，填了一首「調寄滿江紅」，投寄給當時在臺北發行的全民日報，幾天之後，竟被採用發表了。這好比投石問路一樣，給了我前進的方向和勇氣，於是，我開始寫新詩，寫散文，陸續發表在臺灣的全民、新生、民族等報，後來還遠征到上海的申報，和杭州的東南日報。

於是，我懷着一股狂熱的心情朝寫作之途摸索。

從卅五年到四十五年這十年中間，我如同一個饑嘴的兒童，什麼都寫；新詩、散文、掌故、論文、小說，簡直是亂來一通，筆名也亂用一氣。尤其幼稚可笑的是曾經幹過兩件傻事：一是跟自己打賭，要在同一天之內，同時發表三篇作品在各報副刊上。因此我常常把作品累積到四五篇，然後同時寄給四五家報館。但是，有的被退稿，有的卻陸續發表了，很難湊在同一天見報。不過，我的「妄想」往往都有實現的日子。有一年中秋節，我的三篇雜文同時在中央、中華、新生三報副刊發表了，我自己跟我自己打賭打贏了，結果卻輸了一筆稿費——請了女朋友大吃一頓以示慶祝也。

另一件傻事是「作品滿天飛」，不管什麼報刊，不論什麼雜誌，祇要被我看到而且查出通信處的，我都給它投稿，目的是在於妄想「要每一份報刊雜誌都登過我的作品」，至於稿費的有無或多少倒在其次。因此，差不多的報刊雜誌幾乎都發表過我的作品，而其中有不少雜誌是沒有稿費或是出版了三兩期就壽終正寢了的，因此我也白寫了不少稿件，還倒貼了稿紙和郵資。

像這樣傻的事也只有在廿年前幹得出來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還覺得有點臉紅耳熱。

從四十六年到五十六年這十年中間，我的寫作態度有了轉變，放棄了以往那種游擊戰的戰術，而採取了正規軍的戰略，集中精力從事短篇小說創作，很少再寫新詩、散文、小品和論文了。這一大轉捩，完全是聽了老師徐詠平教授一句話的啓示而來。

那是在四十六年初，有一次同幾位同學和徐教授參加母校校慶後同車返回臺北。在車子上，徐教授問起每位同學畢業後的工作情形，問到我時，他這麼說了一句：

「你應該寫些有氣魄的頭條文章，不要老是寫那些報屁股的屁股文章。」

當時我只覺得非常慚愧，可不是？副刊已經被稱為「報屁股」了，而我的作品卻大都是刊在副刊的下端。於是，我立刻堅決地回答說：

「是，從今後再也不會讓老師在報上看到我的那些作品了！」

講完了話就要算話的，何況徐教授不但是從事新聞工作的，而且也是寫文章的人，他每天總要翻閱各報副刊的，所以後來我雖然有時仍然耐不住手癢想寫些雜文，可是一想起徐老師，就不敢下筆了。同時在那時候另有一件事更加強了我不寫雜文的決心；在一次聚會場合中，朋友為我介紹了一位新朋友，那位新朋友竟瞪着我從頭到腳地端詳了一番，然後用驚訝的語調對我說：

「哎呀！吳東權就是你呀！我讀你的作品還以為你起碼也有四五十歲了呢！」

他這話使我在衆目睽睽之下臉紅耳赤起來，當時我才二十郎當歲，而且尚未娶親呢，如果再繼續寫那些掌故考據的東西，豈不自毀前程？這前後一啓示、一刺激，才把我的筆尖逼進了小說之途。

從五十六年以後，逐漸開始從事長篇小說的寫作，間而也寫廣播劇本、電視劇本，筆尖的弧

度越來越廣，可是膽子卻越來越小，不像前些時候那樣橫衝直闖，不知天有多高、地有多厚了。

記得有人用下面這三段詞來形容從事寫作者的進境：剛入門對寫作發生興趣時，就如同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西樓，望盡天涯路。」好像前程一片茫茫，遼闊無極，眼高手低。當你對寫作入了迷，感到欲罷不能的時候，就如同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。」這是苦字當頭，卻引爲津津有味，不肯放棄。我正是處在這個階段，幾曾有三番五次決心不再寫作，而將精力轉到其他工作上去，可是就像癮君子戒煙一樣，擱筆不到一個月，又覺手癢，只好重新拾筆，也顧不了「爲伊憔悴」了。到了第三個境界的時候，就如同「衆裏尋他千萬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」雖然我也在衆裏尋他二三十年了，卻始終還未曾在燈火闌珊處發現到他一條創新的、心愛的寫作路線，所以寫出來的東西，總覺得不夠厚度，也欠缺深度，這是非常對不起讀者，也對不起自己的事。

不過，我有一股鏗而不舍的精神，願意在「衆裏」再尋「他」千萬度、萬萬度，畢一生之精力，希望能夠發現到「他」，使我的寫作邁入第三個境界。

信筆寫來，也算是自述罷。嘮叨之處，還得請多包涵包涵！

年譜

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（農曆十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冬至），出生於福建省莆田縣延壽鄉白杜村。
民國廿三年（一九三四），六歲，啓蒙，在祖父執教之私塾中讀三字經、孟子、幼學瓊林、左傳等。

民國廿五年（一九三六），八歲，與母親及弟東衡隨父赴廣西，途經香港小住，初覽都市風光。
至廣西柳州，入屏山小學。

民國廿七年（一九三八），九歲，家遷廣西桂林，見山水之美，對大自然產生莫大喜愛。讀水滸傳、紅樓夢、蕩寇誌。

民國廿八年（一九三九），十歲，日本軍閥步步進迫，日機輪番轟炸大後方，民族感情沛然而

生。讀日本短篇小說選、法國短篇小說選。

民國廿九年（一九四〇），十一歲，隨家入川，對各地風俗民情，極富興趣，日記所寫，亦多廣聞。閱讀小說之興趣愈濃。

民國廿九年底（一九四〇），十一歲，輾轉回故鄉，途經貴州、廣西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，入福建，歷時約半年，沿途見聞，益開眼界。

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，十二歲，入莆田西天尾小學。閒時偷讀小說，全村各戶之藏書，均予借閱。寒暑假中，入祖父之私塾讀四書，練字，做對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，考入莆田礪青中學二十二組，學校因避日機轟炸，遷入城外筱浦之大寺中，故對寺廟建築、佛門生活，產生興趣。

寒暑假期間，仍入私塾補讀古書。

星期例假，則下田上山，幫助家中從事農耕，故對鄉野農家生活，體會甚深。

民國卅五年（一九四六），中學畢業，適逢抗戰勝利臺灣光復，五月底與表兄施祖謀，自福建蜂尾港乘帆船渡臺，時年十八歲。就職於日產接收委員會。

民國卅六年（一九四七），第一篇處女作「調寄滿江紅」見報。

民國卅七年（一九四八），基於工作需要，考入省立臺北商業職業學校夜間部。時常撰文發表於